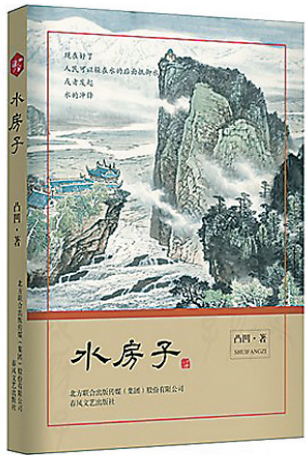


寻觅都江堰旧痕新影

——读凸凹诗集《水房子》

□ 张媛媛



诗人凸凹的新作《水房子》是一首献给李冰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4000行长诗。这部长诗由72首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短诗组成,结构灵活、精巧而复杂。除序诗外,全诗以“水”和“房子”作为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,“上游”“中游”“下游”与“房基”“房体”“房顶”一一对应,函数般严密巧妙,建构出一个崭新的“定义域”。这首长诗的构造不是一板一眼的枯燥堆砌,而是不拘一格的精心建筑。凸凹并不刻意讲求对称,单诗的篇幅有长有短,诗行的外观错落不一;时而一句诗是典雅的文言短句,时而两行诗是诙谐的蜀地方言,时而整节诗如洋洋洒洒的抒情散文,时而单首诗似玄妙诡谲的神话传说。这些诗行随心所欲,伸缩自如,尽管个体风格迥异,但每一句都能融入所属段落的整体氛围,每一段诗也构成所属单首诗的有机部分,每一首短诗又恰到好处地镶嵌于整首长诗的统一布局之中。这种环环相扣的作诗法,将看似散落的片断连缀成章,呈现出百川入海般的声势。或许,诗人正是在对流水的观察中领会并确认了这一点。

在序诗中,凸凹事无巨细地描摹了“水

房子”的建筑过程。这座“水房子”构成了一个饱满、流动、庄严并且无穷无尽的神秘空间,它被抽象化的都江堰、李冰祠、川主庙,乃至整个天府之国、巴蜀大地,它也是被具象化的历史书写、诗歌技艺与文本空间。诗人不厌其烦地耐心罗列、细细描摹,呈现出“水房子”的滴水不漏、无懈可击,它建于水筑的地基、使用的一切建材都是水,所有的建造工具也是水——水的千姿百态、变幻无常,恰好提供了不同形态的原料;水的兼容并蓄、包罗万象,则让一切连结完美契合;水的波光潋滟、婀娜多姿,为之雕梁画栋,平添装饰。毫无破绽的“水房子”,是圆融、完美、至高无上的理想模型,它以水的纯粹、水的包容、水的良善、水的真实发出呼喊——“整座房子容不下一颗铁钉铜销的虚构叙事”。

《水房子》充分阐释了水的诗学。凸凹认为,水是万物中最有诗意的物质。水的特性与诗歌极为相似。作为生命的源泉,水既柔情又危险,既质朴又玄妙。有鉴于水与诗不可分割的天然姻缘,诗人坚信“选择了水,诗没开写,便已成功一半”。以水作为全诗的核心意象无疑是最优解。首先,这首长诗致敬的是李冰,他与水有不解之缘。李冰提出“深淘滩,低作堰”的治水方略,以石犀镇水、以鱼嘴导水、以堰坝治水,率领蜀郡民众凿山开峡、筑堰砌堤、疏浚河道、开渠引水,建筑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,防洪减灾、灌溉良田,变害水为利水,变无水为有水,造福后世,千秋万代——“时间上千年、上千年证明:你的命,水的命/都在一种水里活着。”(《有一种水》)就连他的名字“冰”,也与“水”息息相关。此外,“水”一直是中国哲学的关键词。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”山与水却在互乐。”(《上山的水》)孔夫子的“乐山乐水”在诗人凸凹的重新释读中,去掉了人的凝视,只余山水的互动——水是乐山的仁者,山是乐水的智者:“水导引山,导引万物。/水的前进教育着山的高傲与峰向。”(《流在沱江中的九顶山》)是的,水利万物而不

争,遵循儒家伦理的“上山的水”也是崇尚道法自然的“上善的水”,是“清浊皆善的沧浪之水”。诗人对此不吝赞美:“有一种水,是处低而居的水/也是逆流而上的水——/能够从脚踝往上爬,成为上善和唇齿之依。”(《有一种水》)

在这首精心设计的长诗中,来自不同时代、不同空间、不同学科的声音,画龙点睛般安插于各个声部——这些关键的音素便是每首短诗标题下的引言。来自古今中外名人名著有关李冰或都江堰工程的文本片断,成为精当得宜的题引,既从微观层面为每一首短诗的理解作出提示,又从宏观层面钩织出一个完整的背景或语境。这样的安排看似讨巧,实则颇费周章。如同一篇考据严谨的学术论文,这些引言都经过作者的反复推敲,绝不是稗官野史或道听途说,亦不牵强附会。同时,诗人还要从美学角度审视所有史料,看重语言的通畅明达,兼顾文白交错质感,并让引言内容恰到好处地嵌入诗歌文本内部,避免语义相隔出现不和谐之音。

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长诗,《水房子》呈现出当代汉语新诗历史书写的一种可能: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相互缠结,经由记忆的追溯与叙述者的选择,呈现某时某刻历史全景的剖面。这种历史书写将记忆升华为美学,将世俗经验淬炼为崇高的诗性,延续如“水”般至善的哲学。诗歌核心意象“水房子”的神秘性与诗歌语言的波谲云诡、修辞技艺的熟稔高超乃至想象方式的天马行空相得益彰。这首致敬李冰的长诗,未曾逾越诗歌的本职,顶替地理方志或百科全书,而是充分利用长诗的容量,安放史料与观点,让历史性、学术性与非虚构性,“从诗歌的外部,向内发力”,呈现水的诗学。

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


的不足之处。

本书的文字很有文学性。三哥所在的家庭其实是一个文学之家、文艺之家。父亲民办教师出身,年轻时热爱文学,带着子女们创办了家庭小报《小荷尖尖角》,还写过不少田园诗。大哥二哥都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,大哥在报纸上开设过专栏,二哥曾任四川大学新野诗社社长,出版过诗集。三哥也是多才多艺,“聪明多动的三哥其实是得了父亲真传,除了学习成绩不好,其他都很好,书法、篆刻,口琴、风琴、二胡、笛子等乐器都玩”。作者本人是作家,出版散文集多种。热爱文学的人当然热爱生活,书中展现了很多川西人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,过年杀猪、烧菜,吃转转饭、采春茶等,烟火气十足。同时,书中许多令人难忘的情景和场景都得益于作者的日常观察,得益于作者把每位家庭成员的欢笑和眼泪都真实生动地记录下来。

本书选取萤火虫入题,颇有深意。其一,三哥在亚洲最大、全球十大萤火虫观赏地天台山风景区培育萤火虫十几年,被人称为“萤火虫王”。其二,三哥经常开车带着爸妈去上夜班,三哥去林间观察萤火虫,爸妈就在路边车里等三哥,萤火虫已然成为三哥和父母生活中的一分子。其三,萤火虫虽然如蛄蛄一样,不知春秋,生命只有一周,最多一个多月,但它发出的光亮总是给人以美好温馨的感受。“萤火的微光,照亮爸妈的晚年”,微光不微,微光不微,微光给人带来内心的温暖,微光给人带来生命的希望,正如李白的诗《咏萤火》:“雨打灯难灭,风吹色更明。若飞天上去,定作月边星。”

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
父爱如山 父爱似海

——读梁晓声《父亲》

□ 乔欢

《父亲》(贵州人民出版社,2022年6月)是梁晓声最新的小说精选集。开篇的同名小说《父亲》,是一篇近乎传记的亲情小说,讲述了梁晓声和父亲的真实故事,感人至深,催人泪下。

梁晓声的父亲名叫梁秉奎,是《人世间》中父亲周志刚的原型。梁父12岁闯关东,从此脱离了黄土地,成为一名建筑工人,是一名刚强的山东汉子。

梁父的生活原则是“万事不求人”,他从不抱怨生活,也从不唉声叹气,但全家七口人都要靠他一人养活,生活的重担令他脾气暴躁,令人惧怕。梁晓声上小学二年级时,有一次被大孩子欺负,新衣服被人划了两道口子,“父亲不容我分说,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”。这一记耳光,令梁晓声委屈得三天没说话,从此变成一个“结巴磕子”,直至上中学后才自己矫正过来。

“父亲”愚昧、没有文化,他不相信西医,致使梁晓声的姐姐夭折,不满三岁就病死了。“父亲”是个体力劳动者,收入微薄,但他崇尚力气,藐视一切不靠力气吃饭的人,他的偏执使梁晓声考上大学的大哥在极度自责中精神崩溃,最后进了精神病院……真实的故事,残酷的现实,梁晓声一家人坎坷多艰的命运令人慨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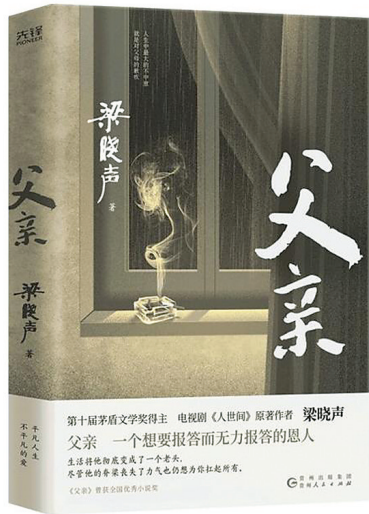
梁父对家人严厉,对自己也很苛刻。为了省钱,他三年才回一次家;他不舍得买菜吃,“一块臭豆腐吃三顿,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”。他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,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中国式父亲,隐忍沉默,父爱如山。

“父亲”不善表达,但梁晓声仍能体验到宝贵的父爱。一次,他鼓励梁晓声多吃一碗粥,说能吃才长力气,“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,将来,你们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”,这难得的温情流露,让梁晓声体验到了一次父爱,心里幸福。梁晓声曾两次被推荐上大学,在第二次且是最后一次被推荐时,他开口向父亲要200元钱,这是一笔巨款,他料想父亲一定会狠狠责骂他一通,没想到父亲很快就寄来了,还嘱咐他不够再要。梁晓声却心疼父亲了,没舍得花钱,躲进雨中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。

最惊心动魄的一幕,是梁晓声和父亲一起去拉煤。为了解决小妹的待业问题,他们要帮街道主任从三十里外拉回一吨煤。大雨中,装满煤的手推车轮子卡在了铁轨里,任他们怎么推、拉、扛都无济于事,眼看一列火车开了过来,车头的灯光射了过来……幸亏道班工人及时赶到!“父亲”的拼命,是对生活的不屈服和呐喊,也是对儿女倾其所有的爱。

《父亲》一文,情感真挚,细节入微,写出了深沉厚重的父爱,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,被央视《读书》栏目倾情推荐,入选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中文高级课本教材。正如梁晓声所说,这是一篇忠实的文字,是“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‘树碑立传’”。

除了《父亲》之外,书中还收录了《北方的森林》《钳工王》《军鸽》《带锁的日记》《冰坝》几篇小说。在不同的故事里,几名父亲的身份和性情迥异,然而父爱如出一辙,伟岸广阔,坚实深远,如山似海。



萤火飞作月边星

——读《阿爸,咱们去看萤火虫》

□ 王强

捧读作家季先用心用情创作的《阿爸,咱们去看萤火虫》,感受到这是一本生命之书、家族之书、大爱之书,启发我们对“临终关怀”“孝道”“养老”等问题的深度思考。

全书分为“冬归”“守望”“远春”“秋来”4个板块79个章节,主要内容是讲述主人公照料失能父亲30年的真实故事。全书语言细腻生动,叙事风格平缓质朴,字里行间流淌着真实情感,真实情感背后蕴含着华夏儿女接续传承的孝道。这些感动人心的文字最先在作者微信公众号推出,其对故乡家园的依恋、对人间亲情的坚守、对脆弱生命的关切,引发许多读者共鸣、共情和追更。



书中的主人公叫高叔先,是作者的三哥,从1992年照看因脑溢血右半身瘫痪的父亲至今,已有30个年头,期间父亲三度病情加重,生活完全无法自理。母亲2018年冠心病住院后,高叔先又担负起照顾父母的大部分重担。三哥三十年如一日,常常24小时衣不解带照看照顾亲人,靠什么样的信念支撑?从三哥的内心独白中,可以一窥他的情感密码:“看着父母老来这么遭罪,常常背地里泪如泉涌,有时候直想号啕。时常想把每天的照顾经历写出来,这段时间老是问自己:泪为何流?答:为爱而流。”

《阿爸,咱们去看萤火虫》的主题很有感染力,也很有冲击力。我们常说,百善孝为先,但我们也说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父爱如山,大家都能挂在嘴上,但谁能无微不至照顾偏瘫失能的父亲30年?谁能够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,每天都耐心细致地给父亲喂水喂饭、洗脸洗脚、换衣服换尿不湿?三哥因为工作需要,不得不长年带着父母去上夜班;过年过节,三哥和“我”推着两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上街赶场,成为川西古镇一道独特风景……看到这些场景,我们情不自禁为之动容。当代社会,人们的工作节奏、家庭结构、生活方式、休闲娱乐发生了深刻变革,但孝敬老人仍然是我们中国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、道德基因,三哥无怨无悔孝敬老人的行为,给我们以强烈的心灵震撼,也让我们反思自己